



LINGUISTICS | 语言学博士文库

动补式复合词的 词法理论与应用研究

Research on Word Formation Theory
and Application of Chinese V-C Compounds

吴琳◎著



上海交通大学
SHANGHAI JIAO TONG U



LINGUISTICS 语言学博士文库

本研究获得以下科研项目支持：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动补式复合词成分与构式之间的互动选择研究」(15YJC740098)
福建省教育厅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汉语动补式复合词的认知域研究」(JAS150056)
厦门大学海外教育学院/国际学院培育项目「动补式复合词教学重点性序列研究」(HGF016)

动补式复合词的 词法理论与应用研究

Research on Word Formation Theory
and Application of Chinese V-C Compounds

吴琳◎著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PRESS

内容提要

本书为“语言学博士文库”系列之一,以《信息处理用现代汉语分词词表》中的4 729个动补复合词为研究对象,在对构词成分进行穷尽性的认知域层级系统分类的基础上,开展认知视角下以语义、语法互动为特征的词法理论研究。本书包括三部分内容。①成分方面,主要研究作为动补式复合词构词成分的动2与动1各自的规律,主要包括建立构词成分动2和动1的认知域分类层级系统,分析成分的体态特征,并讨论成分的原型性等。②结构方面,从构式的角度探讨动补式结构整体的各方面特点,主要包括分析动补式结构的体态特征,归纳动补构式类型,研究构式层面的原型性等。③应用方面,讨论动补式复合词的教学设想,主要包括为动补复合词的教学确定备选的成分(及等级)与构式(及等级),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教学重点性序列等。

本书适合语言学方向研究生、博士生及感兴趣的读者借鉴参考。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动补式复合词的词法理论与应用研究/吴琳著. —
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8
ISBN 978-7-313-19826-6

I. ①动… II. ①吴… III. ①现代汉语—动补—复合
词—词法—研究 IV. ①H146.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170913 号

动补式复合词的词法理论与应用研究

著 者:吴琳

出版发行: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邮政编码:200030

出版人:谈毅

印 制:江苏凤凰数码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710 mm×1000 mm 1/16

字 数:213千字

版 次:2018年8月第1版

书 号:ISBN 978-7-313-19826-6/H

定 价:66.00元

地 址:上海市番禺路951号

电 话:021-64071208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 张:12.75

印 次:2018年8月第1次印刷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告读者:如发现本书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联系电话:025-83657309

前言

动补式复合词在汉语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无论是就共时系统还是历时演变而言,无论是在词汇范畴还是语法范畴当中,动补式复合词都是集中体现汉语特点、具有枢纽意义的语言现象。本书致力于将汉语本体研究与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理论及实践研究相结合,探索动补式复合词的理论和应用——站在词汇层面的立场,从动态选择的观念出发,关注动补式复合词能产性背后语言和认知的系统规律,以期引导学习思路,授之以渔。

本书以孙茂松等《信息处理用现代汉语分词词表》语料库中的 4 729 个动补式复合词为研究对象,在成分、结构、应用三个方面对其构词规律进行研究。

成分方面,主要研究作为动补式复合词构词成分的动 2 与动 1 各自的规律。首先对动补式复合词的构词成分动 2 和动 1 进行认知域分类。该分类的性质是从认知的角度,对语料库中具有较强能产性的高频动补式进行穷尽式分类,所得结果以认知域类为纲、词族为目,在认知域类、~动 2/~动 1 词族和动 1/动 2 成分(及单个动补式词条)三个层次上实现了动补式构词成分的纲举目张。然后在前人体态研究的基础上分析了动补式构词成员的体态特征。基于认知域分类和体态特征分析,又讨论了构词成员的原型性。这部分研究对动补式复合词教学的启示主要在于范畴化和原型性的理念。

结构方面,从构式的角度探讨动补式结构整体的各方面特点。首先介绍了词法、词族、构式语法等复合词结构相关理论。体态方面主要研究作为事件动词的动补式其整体的显程性特征。在此基础上归纳了动补构式的类型,并分析了构式层面的原型性。结构论为教学所提供的最重要的支持就是构式类型及其原型性。

应用方面,主要讨论动补式复合词的教学设想。采用《高等学校外国留学

生汉语教学大纲(长期进修)》为动补复合词的训练确定备选的成分(及等级)与构式(及等级),将所得两个等级序列相结合排列出教学重点性序列。最后举例说明了动补式复合词具体的教学设计。这部分的结论主要在于构式的三个等级(1、2、3)与成分的三个等级(A、B、C)的划分与结合,以及在此基础上提出的教学重点性排序:1(A→B→C)→2(A→B→C)→3(A→B→C)。

从以上种种规律中可以看出,动补式复合词的构词既是认知和语言之间的互动,也是构式整体与构词成分之间的互动。因此,既要重视成分本身的系统性和类别特征,又要重视动补构式整体的整合作用,兼顾全面性和原型性,并将理论和应用结合起来。

本书是对汉语词法研究的一个新的探索,内容主要是基于作者的博士论文及所主持的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福建省教育厅社会科学研究项目等科研课题而完成的。在成书之际,回顾多年来的学习和探索之路,我的内心满怀感恩之情。

非常感谢所有给予过我热心帮助的各位老师。衷心感谢我的导师厦门大学中文系李如龙教授。在攻读博士的这五年多时间里,李老师精心设计的每一堂课,每一次为学生答疑解惑,都使我获益匪浅。尤其是老师和师母的精神面貌让人由衷钦佩,他们年过七旬还坚持每天畅游大海,对于后辈来说是一种巨大的激励。还要特别感谢北京大学的董秀芳老师,在书稿的写作之初她无私地提供了语料库《信息处理用现代汉语分词词表》,为本书奠定了至关重要的材料基础。在完成科研课题和修改书稿的过程当中,北京大学陆俭明教授在百忙之中给予了我热情的指导和帮助,多次提出宝贵的修改意见,在此谨表诚挚的谢意。香港中文大学张双庆教授作为我的博士答辩主席也曾多次帮助和鼓励过我。我的硕士导师北京师范大学朱志平教授和本科班主任现任北京外国语大学副教授的王红欣老师是我在学术上的启蒙老师,是她们耐心细致的教导把我一步一步引向学术的殿堂。还要感谢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UC Berkeley)的 George Lakoff 教授和 Claire Kramsch 教授,我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东亚语言文化系做访问学者期间曾经学习过他们的课程,他们的学术思想引发了我新的研究兴趣。书稿历经数次修改最终成书离不开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福建省教育厅社会科学研究项目等科研课题的大力支持。

持。本书十分有幸能够入选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的语言学博士文库,在此对金英爱和幸丹丹两位编辑老师和校对陈晶老师的敬业精神谨致谢忱。一路走来,家人对我的理解与支持助我渡过难关、化苦为乐,家永远是温暖的港湾。

本书是在将认知和语言相结合、理论和应用相结合的词法研究方面的一项尝试,希望能够抛砖引玉。尽管承蒙众多专家老师关心指导,也历经数次修改,但由于个人水平所限,若有错误疏漏之处,恳请广大读者能够谅解并批评指正。

吴琳

目 录

第 1 章 绪论

1

- 1.1 题目界定 / 1
 - 1.1.1 复合词 / 2
 - 1.1.2 动补式复合词 / 8
- 1.2 选题意义 / 11
 - 1.2.1 实践意义 / 11
 - 1.2.2 理论意义 / 17
- 1.3 研究目标、理论、材料与方法 / 31
 - 1.3.1 研究目标 / 31
 - 1.3.2 理论基础 / 33
 - 1.3.3 研究材料 / 38
 - 1.3.4 研究方法 / 39

第 2 章 动补式复合词的构词成分

42

- 2.1 成分的认知域 / 42
 - 2.1.1 认知域相关理论 / 42
 - 2.1.2 动 2 的认知域 / 48
 - 2.1.3 动 1 的认知域 / 66

- 2.2 成分的体态 / 80
 - 2.2.1 体态研究综述 / 81
 - 2.2.2 构词成分的体态特征 / 86
- 2.3 成分的原型性 / 88
 - 2.3.1 原型性相关理论 / 88
 - 2.3.2 动 2 的原型性 / 89
 - 2.3.3 动 1 的原型性 / 92
- 2.4 小结及应用启示 / 96

第 3 章 动补式复合词的结构关系

98

- 3.1 复合词结构相关理论 / 98
 - 3.1.1 词法理论 / 98
 - 3.1.2 词族理论 / 103
 - 3.1.3 构式语法理论 / 104
- 3.2 整词的体态 / 108
- 3.3 构式的类型与原型性 / 109
 - 3.3.1 构式的类型 / 109
 - 3.3.2 构式的原型性 / 110
- 3.4 小结及应用启示 / 116

第 4 章 动补式复合词的教学应用

117

- 4.1 确定备选构词成分及等级 / 117
- 4.2 确定备选动补构式及等级 / 143
- 4.3 教学设计 / 145

第 5 章 结语 158

5.1 构词成分 / 158

5.2 结构关系 / 160

5.3 教学应用 / 161

附录 动 2 成员与动 1 认知域类搭配表 164

参考文献 180

索引 189

第1章

绪论

动补式复合词在汉语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无论是就共时系统还是历时演变而言,无论是在词汇范畴还是语法范畴当中,动补式复合词都是集中体现汉语特点、具有枢纽意义的语言现象。本书致力于将汉语本体研究与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理论及实践研究相结合,探索动补式复合词的理论和应用——站在词汇层面的立场,从动态选择的观念出发,关注动补式复合词能产性背后语言和认知的系统规律,以期引导学习思路,授之以渔。

动补式复合词集中体现着汉语的特点。在历时层面上,正是动补结构的建立直接或间接地促生了汉语一系列特有的重要语法特征,诸如体标记系统的建立、把字句的繁荣、谓语结构的有界化等(石毓智,2003: 内容提要 1, 12-13, 22);在共时层面上,动补式体现着汉语在临摹性语序(鲁川,2001: 271;戴浩一,1994: 202-205)、有界化手段(沈家煊,2006A: 182-186;鲁川,2001: 320)、分析型类型(马云霞,2008: 158)以及词法能产性(董秀芳,2004: 122、136)等方面的特点。其中,词法的能产性(productivity),“可被看作一个特定的形式在构造新词时被运用的可能性程度的大小”,相对于量的能产性来说,更关注质的能产性(董秀芳,2004: 97, 98, 101, 106)。可以说,注重语言的动态生成能力,研究“活着的构词模式”(董秀芳,2004: 39-40),是增加汉语学习过程中的可预测性、引导学习者建立汉语词汇类推模式的有效途径。有鉴于此,本书拟对动补式复合词(动1+动2)的构词成分、结构关系及其教学应用做一番考察。

1.1 题目界定

“动补式复合词”这个名称包括中心语和定语两部分:中心语“复合词”的

界定难点主要在于它与短语的区分;定语“动补式”则有三个前提性问题需要讨论,一是动补结构成词的判断标准,二是动补关系与其他关系的区别,三是动趋式与动结式之间的关系。

1.1.1 复合词

从内部构成单位角度分析,汉语的词通常可以分为单纯词(由一个语素构成)和合成词(由两个或两个以上语素构成),合成词又下分为复合词(不同词根构成)、重叠词(相同词根构成)和派生词(词根加词缀构成)(黄伯荣、廖序东,1997: 251-255)。其中,复合词是理据性和能产性最强的一类,特别是双音复合词,不但在语义上采取意义复合的方式,而且在语音上符合一个音步(双音节),属于“意造韵律词”(李如龙,2009: 108-116)。由于汉语重意合,并且从复合词到短语再到句子各个层面上的构造规律具有相通之处,因此双音复合词和短语之间常常界限不明。对“词”进行界定是汉语研究的一项基本工作,影响着汉语语言学的各个方面,尤其是与之直接相关的词法研究。

1.1.1.1 词和短语

汉语的词和语(短语、词组)是一个连续统。从时间上讲,有许多复合词是短语词汇化而来的,昨天的词组转变为今天的词;在空间上看,书写形式相同的结构在不同的语用环境中也可有词、语之别,有时还伴随着语音或深层结构上的差别。再加上书面语和口语、古语和今语、通语和方言之间的交织,汉语的词和语永远也划分不开,即使划分也只有模糊的界限。赵元任曾经多次表达过他对汉语词级单位的性质及名称的看法:

未必每种语言都有一种单位,它的作用大致(更不用说完全了)跟英语里的 word 相同。在汉语里我们将会遇到各种类似 word 的单位,都有资格叫做词,它的范围有交叉,但都跟 word 不完全一致。我是照我的老办法,宁可用一个熟悉的名字,附以警告:不要做出不适当的推论;而不用一些陌生的名字,这些名字虽然保险不会被误解,可也常常保险不能被理解。(赵元任,2001: 78)

“字”这个名称(这样说是因为我希望先避免把 word 这个词用于汉语)将和 word 这个词在英语中的角色相当。……为什么非要在汉语里找出其他语言中存在的实体呢?更有成效的进一步研究该是确定介乎音节词和句子之间的那级单位是什么类型的,至于把这些类型的单位叫做什么,应该是其次考虑的问题。(赵元任,2002: 892-893,899)

吕叔湘也对汉语中的“词”表示过怀疑：汉语里的“词”之所以不容易归纳出一个令人满意的定义，就是因为本来没有这样一种现成的东西（吕叔湘，1980：40,46）。“词”界限的模糊性并不是汉语或是某种特定语言类型的专利，这种现象甚至在普通语言学的范畴内都是普遍存在的。索绪尔就曾说过：对词下任何定义都是徒劳的（周荐，2006：574）。

离合词突出体现了词和短语之间的模糊性和过渡性。离合词多指动宾结构的复合词，但离合性质并不是仅限于动宾式才有的。赵元任（2001：203）就提出过假V-O复合词的离子化现象，如“提一个醒”“幽他一默”“慷他人之慨”“滑天下之大稽”等，都属于离合的泛化。其实，离合现象是汉语词汇结构单位的普遍现象——词汇单位的历时态为词汇单位的离合提供了可能性，在共时平面，这种可能性在语境中得以实现（周荐，2006：610）。赵洛生也认为离合性（可拆卸性）是整个汉语合成词的特点（潘文国、叶步青、韩洋，2004：141-142）。离合词听起来词化程度不高，但恰恰相反，它们是因为高度词化而被重新分析了（肖晓晖，2010：55）。可见，所谓的“离合性”并非离合词的专利，甚至不仅限于复合词语的范围内，而是汉语双音词语所共有的“亦词亦语”的特性。如在上例“幽他一默”中，“幽默”本身为音译而来的单纯词，此处也泛化出离合的用法。离合泛化的范围可从复合词下至单纯词，上至短语，可见汉语词汇双音化和复合化的势头有多么强劲。

由于词在汉语中的非天然性和非现成性，词的界定问题始终都有些棘手。较为通行的词的定义是“句中最小的能够独立运用的语言单位”（黄伯荣、廖序东，1997：249），然而对“独立运用”的理解和标准选择却不尽一致。赵元任（2001：97）确定词的标准较为宽泛，具有无限制地跟某些形式类结合的能力、最小的形式即为词。董秀芳（2004：103）也采用一种较为宽泛的界定方式，即能够以整体不可分割的方式进入句法中的一个空位的形式。这样，词和小于词的不成词语素、大于词的短语就可大致区别开来，若不能独立进入句法中的空位则是不成词语素，若能独立进入句法中的空位而内部可分割则是短语。这一界定是单纯从句法角度进行的，并没有特异性和有限性方面的限制。这就涉及一对重要的概念：词库与词法。词库（lexicon）是“一个语言中需要记忆的所有词汇单位的集合”，或者说“一个语言中具有特异性（idiosyncrasy）的词汇单位的总体”；词法（morphology）指“关于一个语言中可以接受或可能出现的复杂的词的内部结构的知识”（董秀芳，2004：2,9-10）。如果不区分词库和词法，而仅从词库标准来判断词，就会将词库之外而符合词法模式的词排除在词的范围之外。词库之外而符合词法模式的词就是词法词，与之相对的词库

之内的词则是词汇词。“以往的分歧就在于没把词库和词法两个概念区分开来,从而仅从词库标准来判断词,结果将一些由能产的词法模式所构成的形式排除在词的范围之外。”“注意,不在词库中存储的成分并不等于不是词,只是不需要以清单方式存储而已”(黄秀芳,2004: iii、10)。只站在词库角度界定词,就会要求词的数量具有有限性,不愿承认能产性强的词法词,不然会让词库过度膨胀而无法承受;若明确了词法在本质上具有能产性,则承认词的无限性,只不过不必一一放入词库(董秀芳,2004: 127)。赵元任(2001: 102)的词汇系统也体现了类似的区分观念,复合词(他称作“句法词”)按照词汇特异性由弱到强(意义标准)依次分为临时词、复合词、不加分析的复合词。朱彦(2004)也注意到语义特异性对成词性的影响,语义关系越曲折越像词,反之越显豁越像短语。语义的曲折程度取决于语义跨度,跨度是可度量的。复合词按照成词度由高到低可分为三阶:典型阶(复合框架,语义曲折)、次典型阶(简单框架,成分被隔开,语义处于中间)、非典型阶(简单框架,成分没被隔开),再往上就是短语了。总之,词是词汇词和词法词的总汇,即便是规律性强、可以由词法规则无限生成的形式也是词的成员。而且正如布龙菲尔德所言,尽管词素、词、词组、句子难以有绝对明确的界分,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对语言的研究有如此的区分(张维鼎,2007: 34)。

明确了“词”的内涵和外延,在对词进行研究时还须找到可操作的判断标准以明确研究范围。从韵律的角度看非常清晰,双音复合词属于“介乎音节词和句子之间”(赵元任,2002: 899)的双音节单位,是由一个音步(foot)构成的韵律词(prosodic word)。音步是最小的“轻重”片段,必须是一个“二分”体(冯胜利,1997: 2)。葛本仪(2001: 53)侧重结构、意义和使用的角度,曾提出区别词和短语的主要标准为结构定型、意义融合、使用高频,参考标准为音节、读音、形态。如果参照上述三条主要标准,那么同时满足它们的只有“词”家族中最为典型的成员,而三条不能同时满足的非典型成员则被排除在外,失之过严。“结构定型”排斥可离可合等形式的变体,而离合现象在汉语词汇中又是普遍存在的;“意义融合”标准只适用于词义特异性较高的词库词,而意义透明度较高的词法词则被排除在外。如此看来,既对在线生成的词法词有着一定包容度、又具有较强可操作性的标准只剩下“使用高频”一条。宋春阳(2005: 92)也主张以高频为主要依据,主张能作为辞典登录项的单位都是词(例如“分之”),从信息处理角度提出了定义词的工程标准。

使用频率这一看似语言外部的语用特征实际上往往是语言发展变化的决定性动因。首先看高频与成词性(这里包括历时的词汇化或共时的词化)之间

的关系。石毓智(2008: 54-55)在证明语法系统的非均质性时举了动补结构带宾的例外情况,本来只有补语成分语义指向宾语时动补才能带宾,指向主语则须用动词拷贝,而在“吃饱饭”“喝醉酒”中补语语义指向主语动补结构却带了宾语,原因就是高频使用使得“吃饱”“喝醉”越来越像复合词,词化程度提高,便产生了典型动词的典型用法——带宾。再来看高频和语法化之间的关系。高频既是语法化的动因,高频使用促生语法化,也是语法化的伴随特征,使用频率为语法化出现及程度的外显特征(石毓智,2003: 97,121)。此外,高频对语言接触也有影响,语言或方言的借用也是首先发生在高频词上的(石毓智,2003: 97)。最有意思的还要属高频和规律性、能产性之间的关系。一方面,高频决定构式的能产性(Goldberg, 2006: 75),语法化时由高频向低频类推,反之高频词不大容易受类推影响(石毓智,2003: 98,106);另一方面,高频使用会导致语法标记因功能过于繁重而磨损,从而在音系中产生例外(石毓智,2003: 297)。前后两个方面乍看起来是矛盾的,其实二者统一于将高频视为因而非果,高频既是可类推的、能产的规律生成的原因,也是非规则形式得以保存在语言系统中而没被规则所同化的原因。也就是说,高频同时是规律性和特异性二者存在的必要条件,二者的存在是以高频为前提的;但不能反过来认为二者是高频的充分条件,二者的存在不一定保证高频。儿童习得语言的过程就体现着这种关系。先是习得了高频使用的不规则过去式 saw、took、gave,后来又习得了规则的过去式,于是恍然大悟,兴奋地开始说 discovered、travelled,但同时又丢弃了最初学会的 saw、took,开始说 seed、taked,在那以后必须痛苦地挣扎不规则的过去式形式(R. L.特拉斯克,比尔·梅布林,2009: 117-118)。Taylor(2007: xv,84,86-87,99,109)曾提出,学语言就是学图式(规则的图式化),约定俗成的说法(convention)通过高频输入形成图示(同时仍不忘实例),然而图示有它的有限性,还有不规则的特异性形式(idioms and idiomatic expressions)也通过高频使用形成思维定式。以上都是高频作为原因的证明,那么又是什么带来的高频呢,或者说当把高频作为果时它的因又是什么呢?石毓智(2003: 122)在研究动补式中动补共现的频率时得出两个结论:频率高低一是取决于动作和结果各自的语义普遍性,越普遍越高频;二是取决于动作和结果的关系,越自然越高频。这里给我们的启示有:就语言成分而言,使用频率跟使用的普遍性成正比;就成分关系而言,越是符合人们心理预期的关系越可能高频使用。综上,高频使用是复合词词化程度提高的基础,也是词在汉语使用者头脑中所具有的心理现实性的主要来源,因此它是判断成词性的一个较为科学而可行的标准。正是基于上述原因,本书采用孙茂

松的《信息处理用现代汉语分词词表》(下文称《词表》)为语料来源^①,该词表是基于8亿字的生语料库,以常用性为本并且遵循基于用法(usage-based)原则研制的,既有广泛的实际使用覆盖面,又保证了使用的高频性。(关于语料库的介绍详见1.3.3研究材料)

1.1.1.2 词法

如果承认一种语言中存在“词”这一级单位,那么以词为承上启下的交接点,一种语言的语法就可以分为词法和句法两大部门(潘文国,2002: 111-113)。董秀芳(2004: 3,92)认为,词法的研究内容是词的结构类型、词与词的形式关联、一个形式成为合格的词所要满足的结构限制,句法研究的则是词的句法类型、词与词之间的组合关系、一个形式成为合格的句子所要满足的结构限制。词法与句法之分具有一定的普遍性——每种语言都有词法和句法,区别在于有多大程度的相通性和差异性。汉语的相通性较大,大量半自由语素的存在就证明了词法与句法的弹性,在历史发展中有时可以互相转化。布龙菲尔德曾经断言“各种语言的区别,在词法上比句法上更大”(张维鼎,2007: 256),而且汉语词汇的面貌与印欧语差异很大,因此更需要进行独立深入的研究(董秀芳,2004: 3,92)。词法与句法界限模糊的一个突出表现就是复合词和黏合式结构之间的关系。朱德熙对述补结构的黏合式与组合式区分如下:黏合式述补结构指的是“补语直接黏附在述语后头的格式”,例如“抓紧”“写完”“煮熟”等;组合式述补结构指带“得”的述补结构,如“写得很清楚”“走得快”“看得见”等(朱德熙,1999: 125)。全国斌认为它们的差异在于:结构上复合词是依词法而构成的词法词,黏合式结构则是依句法规则组合而成的句法结构;语义上复合词对应范畴,而黏合式结构对应的是次范畴;复合词更为固定,黏合式结构较临时;共同点在于结构上不具有可扩展性,并且语义上都表类指(全国斌,2009: 12,18)。其实上述差异并不足以将二者区分开来。第一,词法规则和句法规则本身就存在交集,而且还有不同的看法,Yafei Li (1998: 23)就认为,黏合式动结式由词法生成,词法独立于句法存在。第二,相对于单音词所表示的范畴而言,二者表示的都是下位范畴,二者之间抽象程度的区别则不十分明显。第三,固定和临时之分只能从历史和频率上看,而历史长短和词化程度又不一定成正比,最后就只能参照频率来判断了。因此本书倾向于陆丙甫把复合词和黏合式结构划在一起的主张(全国斌,2009: 328)。

^① 该《词表》语料库由其研制工作的主要参与者北京大学董秀芳老师提供,在此对她无私的帮助表示衷心的感谢!

词法有三个传统分支,屈折、派生、复合,其实可以合并为两个类别,一个类别与句法相关,即屈折,另一个类别与句法无关,即派生和复合(全国斌,2009: 96)。这里“与句法无关”也是就共时的存在状态而言的,从历时角度看复合词就是句法结构词汇化的结果。吕叔湘曾指出在汉语中很难区分复合和派生,主要是因为词缀也是由词根虚化来的,而虚化较为彻底的“标准”词缀并不多,数量更多的是能产性强但虚化度并不很高的类词缀(吕叔湘,1962: 1-6)。类词缀很难说更接近派生词还是复合词;其意义是形成能产的词法模式(董秀芳,2004: 41),而这种词法模式跟复合词的词法模式是相通的。汉语还有一种较为特别的造词方式——缩略法,缩略可从广义上归入复合(缩略为单音节的除外),只不过这种复合是有蓝本的(董秀芳,2004: 43),可见,在汉语词法中,复合法有着更大的包容性,其规则能够涵盖类词缀构词和缩略构词等非典型的复合情况。

现代汉语构词法一百年来研究当中,最大的进展就是研究重点逐渐由静态的“词构”转向动态的“构词”,后者以生成为原则,关注能产性(潘文国、叶步青、韩洋,2004: 203)。词法的能产性(productivity)可以看作是“一个特定的形式在构造新词时被运用的可能性程度的大小”。就汉语的“强势词法模式”而言,不是派生法,而是复合法,“汉语能产的词法模式是复合法”。复合词论其构成方式主要有两种,一种是词根复合(词根+词根),另一种是词复合(词+词)。词复合的方式更为常见,更具有类型学上的普遍意义,而且能产性更高(董秀芳,2004: 33,42,97,204)。此外,语序对于汉语语法而言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由于汉语的语义和句法密切相关,因此“‘序’隐于字的组合,其结构原理浓缩于二字组”,从二字组中可以观察到汉语从点到线、由形及序的生成机制(徐通锵,2008: 130,136)。复合词开辟了词汇生长的无限空间,可大可小,可粗可细,可分解可合成,复合词是汉语词汇最重要的特征。因此,汉语复合词,尤其是双音复合词(同时也是在韵律上符合一个音步的韵律词),是考察汉语词法能产模式的一个重要窗口。

在方法论的层面上,在确定研究范围和研究对象时,应基于词库与词法的区分,注意兼顾词汇词和词法词,因此,将具有一定规模并且更能反映语言现实面貌的《词表》语料库作为语料来源就优于一般语文词典。一般语文词典收录的范围主要是词汇词,即“不能见字知义”的条目,而常用接续库的条目都是可“见字知义”“可以用自由类推的规则建造”的。语料库则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克服词典的封闭性,兼顾有相当的数量分布,同时又是能产性较强的“活着的构词模式”,可以更好地反映出语言具有生成性和创造力的现实面貌。二者也

可结合使用,词典更接近于语言使用者心理词库的核心内容,语料库较多地反映动态的词法造词,参照词典可以确定由某种词法模式造出的形式的词汇化程度的高低,由此也就可知该词法模式与词库联系紧密与否(董秀芳,2004: 39-40,106)(关于语料库的说明详见1.3.3)。

总之,汉语中复合词和短语界限不明,无论是从一般语感的自然性还是学术研究的科学性出发,对“词”都应从宽界定,在明确词库与词法之区别的基础上,兼顾词汇词和词法词。在判断成词性时,高频使用这一标准既具有理论基础又便于实际操作。在这种语言观、词汇观的指导下,应该注意将词法词纳入研究范围,尤其要重视强势词法模式,这就需要突破一般语文词典作为词库的封闭范围,而在更为广泛、更能反映词汇在线生成能力的语料库范围内进行研究,特别要重视其中的高频成员。

1.1.2 动补式复合词

从内部构词成分之间的语义关系着眼^①,复合法一般分为并列式(联合)、偏正式(定中和状中)、述宾式、述补式和主谓式五种类型。本书采纳 Li & Thompson(1981: 54)的定义,“动补结构是由两个成分构成的动词复合词,两个成分之间是动作和结果的关系。”(石毓智,2003: 30)关于动补式复合词,主要有三个前提性的问题需要探讨:一是动补结构成词的判断标准,二是动补关系与其他关系的本质区别,三是动趋式与动结式之间的关系。

1.1.2.1 动补结构的成词性

动补结构的成词性相对于其他关系的结构来说较难判断,因为历时研究表明古汉语中的词组发生词汇化之后,其他结构关系的语义通常有显著变化,比如弱化、脱落、隐喻引申、转喻引申、功能转类等,动补结构语义则无明显变化,不易确定成词过程(董秀芳2002: 81;梁银峰,2006: 233),其他结构的语法属性往往也有变化,只有动补结构语法属性没有变化(邢红兵,2008: 329)。动补结构是否成词,在动补结构的历时研究中又关系到动补结构产生年代的判断(梁银峰,2006: 174)。可见动补结构的成词性对于共时、历时研究都是一个难点。

前人曾经提出过不同的标准。一种标准是动补结构扩展的自由度(缪锦安,1990: 83;周上之,2006: 120-125)。对于这条标准存在不同的看法,赵元

^① 对于此处分类的基础有两种不同的看法,一种认为是句法关系,一种认为是语义关系。本书赞同语义关系。